

藏学法師 著

轉眼看世間

藏學 著

轉眼看世間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眼看世间 / 藏学法师著.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4.1
(2008.1 第2版)

ISBN 978-7-5396-2349-8

I. 转… II. 藏…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3883 号

转眼看世间

藏学法师 著

责任编辑: 裴善明 丁 明

出 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网 址: www.awpub.com

发 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50,000

印 数: 8,001-23,000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6-2349-8

定 价: 1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感恩的心(自序)

我说不上自己到底算不算是个合格的出家人。

1992年秋,九华山佛学院首届学僧毕业了,圣辉法师把我留了下来,他安排我教书,这对我来说是个挑战,也是个机遇。我心里高兴,我喜欢这份工作。第一次走上讲台的压力是可以想像的,圣辉法师总给我打气,他说,别怕,多用功,能把课讲好的。

我一直没敢忘记圣辉法师的鼓励,我努力读书,分分秒秒似乎都不容错过,我像是要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出家前我只知道玩,我丢掉了书本在家放了好一阵子的牛。

我没想到自己会写文章。1998年底我开始写作,我模仿着一本畅销的散文集写了几篇文章。为写那些文章,我专程朝礼了天台宗、禅宗、三论宗、唯识宗、净土宗的祖庭,当时,我以为自己是个作家了,我在现实的荒原上寻寻觅觅,寻觅那曾经的辉煌;我穷章寻句,在文章里,我极力表现我的文化和我的写作实力。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幼稚常让我觉得好笑,可我不忍将它们删除,我把最初的热情放在我文集的最后一部分。

黄复彩老师是个作家,却在佛学院教佛经。黄老师跟我讲,他有一次去上海,发现上海新华书店的书架上摆着他写的小说集子,他说他当时兴奋得不行。这件事一直影响着我,我多么渴望能像黄老师一样拥有真正属于我自己的快乐。我也想写本书,放在城市的书店里。那样我不也成了作家?不,我总以为,我写文章只是

碰运气。

我的运气似乎还不错，一写就是好几年。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李木源居士知道我喜欢文学，他资助我到安徽大学中文系进修；深圳的傅文英居士为了方便我的写作，她还专门送给我一台让我满意的电脑。我一有空就趴在电脑前构筑着我的梦想。我终于可以出书了，有本自己写的书是一件多么令人骄傲的事。

有读者说我的文章里的情太重，无益于修行解脱。听了这话我很难过，我是个出家人，无情一身轻，我也明白这样的道理。同时，我又欣喜，我以为我写出了我的感受，我不能说这样的感受是我人生的终极，但它毕竟是我在修行道上的一段历程。再过多少年，我或许会万缘放下，彻底冲破文字的桎梏。当然，也许我什么都放不下，我终究被“情”所困。

仁德老和尚应该也看过我的文章，可他从未责怪我，老和尚是九华山的一山之主，他一定明了“情”为何物。这几年我跟着老和尚走了许多的地方，见识了不同的风土人情和世故。老和尚只管带着我往前走，我也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在前方。前方是什么？老和尚从来不说，他一定是要我自个儿去悟。

我按照老和尚指定的路线走了十多年，我一直往前走，终于有一天，我感觉自己在行走中长大——出家似乎不仅仅是种信仰，更重要是对出世生活的真情投入。

我悟到了！

转眼看世间，我对我的生活满怀希望与感恩。

目 录

感恩的心(自序)

第一辑 看山还是山

九华山的寂静·003

峨眉山道上·013

西湖冷暖·021

姑苏心影·027

古城寻梦·037

期待在天柱山中·046

多情的雁荡山·053

久远的缘分·058

细雨的忧思·068

那片绿草地·079

赞佛声中的眼泪·089

美丽的鱼尾狮·100

平淡中的真实·106

第二辑 多情乃佛子

钵盂峰的悲愿·121

师公·127

好人好自己，坏人坏自己·135

寻找妈妈·140

一个找不到庙门的僧人·143

一双袜子·149

一件大褂·151

一只小狗·154

一只受伤的猫·158

一只小鸟·161

一封无处投递的信·164

童心·167

大雁塔下·176

千年默玄·186

东林尘外踪·194

草堂烟雨·202

沧溟幽塔·210

第一輯

看山还是山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

異空空不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

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

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

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

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色界

識界無無明亦無空無明盡乃至無生死

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

無得無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九华山的寂静

十多年来,每当我走出寺门,迎面而来的全是山的沉寂与空漫,空山给了我孤独的个性,让我凄清,让我超然……

定 心 石

随着社会的发展,空山里已有了现代化的气息,竹篁里不时传来汽车的轰鸣声,使本来空寂的山林涌出几分躁动,几分尴尬。车轮在盘山公路上绕行,将那条登山的古道辗得零零碎碎的,也辗碎了行者的的心。

我初上九华山时,因大雪封山,车辆上不了山,我独个儿踏着前人的足迹,沿着古道攀缘而上——经二圣殿,过一天门,到甘露寺(甘露寺位于九华山北麓的半山腰上,是九华山佛学院的所在地)。古道两边的竹子被积雪压弯,拱成一道很深的隧道,我艰难地在“隧道”中攀登。

在甘露寺后的古道边,有一石横卧路东,厚厚的积雪掩住了石面,我当时不知道此石就是我今日要写的“定心石”,后来我在九华山佛学院上学,每当学习紧张或情绪不佳时,我总爱到竹林里走走,在定心石上坐坐。

坐在定心石上,心未必真定,纷杂的思绪随同林间的风儿飘浮游弋——出家了为什么还要学做人?学做人为什么偏念那本难念

的经？

.....

定心石是宽容的，经历了千年风雨的它根本没计较风雨中的幽恨；定心石是负重的，它负载着沉重的心，也负载着沉重的情；定心石是坚强的，也是无情的，它无动于人间悲苦，刚毅而矜持！

什么时候，方能修炼到定心石般如如不动呢？

龙 潭

龙潭三面危山，山峭千丈，只有一个缺口通向远方。在山的西面峭壁上，凿有一条栈道，靠悬崖边的石杆由一条像长蛇一样的铁链串着，“长蛇”曲曲弯弯、平平静静，挺寂寞的样子。我以为，这条道在九华山最险峻，在这种道上行走，你可以领略无限风光，低头望龙潭，你决不会闲思什么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你小心翼翼地将每一步都迈得很稳，因为你已懂得什么叫“一失足成千古恨”！

龙潭呈圆形，深不可测，水绿而清纯，东面两山像随时都可能合拢一般，两山之间冲出一股清泉，猝不及防地撞在拦道的石头上，碎成一团蘑菇般的云。我见过不少瀑布，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尼亚加拉（NIAGARA）大瀑布，但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龙潭瀑布的寂静与幽深。龙潭瀑布没有过多的炫耀与张扬，一泓清泉，纯纯净净，自自然然。我喜欢这样的山水，有好几次，我站在悬崖上，总想纵身一跃，将自己融化在这青山碧水间……

坐在龙潭边，扑面而来的全是微微的水气，心底的尘躁随之飘散。仰头看天，天蓝如洗，低头看潭，潭比天大，天潭相映，天潭如一。

004>>>

望 江 亭

望江亭在何处？这不单是一般游人不知道，恐怕连常住在九华山的僧人也难以回答。我认识此亭还是借助于康熙年间出版的《九华山志》，《山志》中的望江亭简单而含糊，仅六字：“在碧霄亭之上”。碧霄亭在何处？听当地老人讲，碧霄亭在二天门上面的山峰上，只是早已废弃，好在《九华山志》中有幅古图，在古图中，顺着二天门寻去，还真有个碧霄亭，而望江亭就在碧霄亭的上面。看来古人的话虽不多，但比较可信。

望江亭废于何时，没人说得清，但在荒草丛中还能找到一些残砖破瓦。据说登临此亭不仅可以直视百里以外的长江，而且还能听到惊涛拍岸的江水声，不信？古人可以作证：“澎湃江声壮，登临试此亭。浪浮千里白，光逼万山青。”这是清代诗人许承家登望江亭时的所见所闻。

我在不同的季节里登临此亭，眺望远处的长江，不知是我目光短浅，看到的不及古人那么远，还是当今工业的污染太严重而使自然失去了本性？远处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清，也听不到澎湃的江涛声……

九 华 街

九华山被称为幽冥世界，整日里被雾气笼罩着，显得忧郁而神秘。如果你是初上九华，你一定会惶惑地问：脚下曲折迂回的盘山公路到底是通向天堂，还是地狱？

九华山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是人间，是游人心里的净土。

我上九华山是在 1990 年的初春，那是个大雪封山的季节，山

上冷冷的、净净的，雪花轻轻的、莹莹的，在古韵犹存的九华街上偶尔能见几位世外高人飘然而去的身影，那超然的神采正如踏雪无痕般轻盈。那时，我没想到在云雾飘渺的空中，真会有如此美丽的街市。

这几年，由于旅游业的兴旺，九华街上的人增多了，街道却变窄了，街道沿着寺院延伸，寺院被街道绳儿一般串起，游人常会问某某寺院在何处？当地人手一指，像是在说，在“绳儿”的那端。街上的人花花绿绿的，国内的、国外的，说什么语言的都有，可见面一声“阿弥陀佛”却发一样的音。街道两边的房子僧俗难分，民房仿古寺院，寺院朴实似民房；可在颜色上寺院与民房却黄白分明。僧人在街上匆匆地走；游人在摊前悠悠地逛。一群信士在街上将僧人前呼后拥；领导来山上视察时僧人又陪在左右。山上的僧尼有点儿老死不相往来，外来的和尚他们都去亲近，应了那句话：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云游的尼众到九华山最难挂单，九华山的尼众一辈子走不出师父留下的那个庙门，她们认准了“铁打的常住，铁打的心”。山下有灾情总会找僧人献爱心，捐款最多的不一定是富僧；当地百姓总是叫山里苦，沿街乞讨的不一定是穷人。街上的居民整日里听着寺院的钟声，他们却无动于钟（衷）；外地人为听钟声从千里以外赶来，外地人总是说钟声清静，钟与心应。远来的香客为了几毛钱，她们在大街上跟生意人争红了脸，骂生意人只认钱不认人；在寺院里做功德，她们将全部的积蓄都拿出，却怨自己力不足，心不诚。街头的磁卡电话僧人打的最多，谁也说不清电话的那头是什么地方什么人。

如今的街道留不住雪，如今的街上不能没有人，雪被人踩化，人怨佛不灵。山巅上的雪还是跟以往一样洁，眼前的人却没有从前那么纯，大家嘴上都在说吃的是地藏菩萨的饭，心里却嘀咕：菩萨也是人。

延 寿 堂

我走进的第一所寺院是延寿堂，延寿堂说是寺院，其实，不如将它说成养老院更确切。那时，我还没出家，我不懂得什么是佛教，我来九华山是看母亲的，母亲在九华山出家多年了。母亲出家时我还小，那时，我不能独个儿出远门，再说，我还得念那些无聊且无用的书。二十岁的时候，我已长大了，我很想母亲，于是，在一个雪夜我踏着月色，离开了养我二十年的老家。可见到母亲我又失望得很，母亲一身奇异的衣着拒我于千里之外，母亲怎么啦？母亲像陌生人。

我在延寿堂住了两天，才知道母亲在延寿堂照顾老人。延寿堂里住着两位老尼姑，她们的生活全由母亲操持，我觉得母亲做的事太丢人，我让母亲回去，母亲说不，她说她要为佛门做功德，为自己消业障。我当时不懂得母亲做的事有何功德？也不知母亲有何业障？我暗地里却为母亲伤悲。

如今母亲也老了，生活越来越不方便了，母亲常对我说，男孩子真没用，什么事都不会做，我听后感到羞愧和不安。

前阵子有居士看了我写的《加拿大游记》，并打来电话指责我，说我不会照顾老人，让老和尚（九华山方丈）整天里吃稀饭，而且稀饭还是老和尚自己煮的。面对居士的指责，我不以为然。我还年轻，我从未想到自己会老，也很少去想老人。前几天，我听人说，罗汉墩的老师太圆寂了，好几天了才被她山下的弟子发现。听后我一惊！

九华山的大小寺院应该有九十九座，而大多寺院都由一些年老的僧人支撑着，特别是小庙，又是路远山高，上山下山很不便利。冬日里，小庙里或山洞里的深夜是凄冷的，孤灯残照，木鱼无眠，老

人们是怎样在严寒中期盼着生命的春天？这时，我不由得想起了延寿堂，延寿堂已在九华山改建中拆掉了，改成了一座挺庄严的大殿，里面供奉的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西 竺 庵

甘露寺西面的山上有座庙，叫西竺庵，庙里住着两个和尚，一老一小，老和尚叫云林，是九华山的老修行；小和尚就是我，刚剃掉头发，算是个小沙弥。老修行整天不知在忙些什么，凌晨三时就起来，将钟磬鼓钹弄得叮叮咣咣；小沙弥用被子蒙了头，梦里还抱怨：夜半钟声到客“床”。白日里，老修行在菜园里劳动，小沙弥也要去，老修行不让，老修行要小沙弥背功课，小沙弥拿了《课诵》，往草丛中一躺，将《课诵》扔得老远，仰面看天，天是那样的蓝。老修行下山去了，小沙弥成了小庙的主人，太阳爬过窗户，小沙弥才不紧不慢地起床。老修行临走时一再嘱咐，早晨要早起，别忘记了给菩萨上三炷香。小沙弥恭恭敬敬给菩萨上了三炷香，还学着老修行的样子将钟磬鼓钹弄得叮叮咣咣地响。园里的瓜果长得诱人，小沙弥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风雨狂，每日里他都要跑到园里去看黄瓜是不是跟昨天一个样，要么在南瓜上刻上“像冬瓜一样快活”的字样，字迹欢快又流畅。趁老修行不在，将不知是哪一年留下的几缸臭菜全倒掉，老修行如果回来问起，就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语气坚定得要像刘胡兰。

日子不知不觉地过，小沙弥在田间地头偷偷地乐。西竺庵以外的世界小沙弥不知道是啥样，他也从未去想对面甘露寺的和尚在干些什么。

塔 院

空门中人将出家的母亲叫做“亲师父”，我不习惯这么叫，母亲

终究是母亲。延寿堂被拆后，母亲没了住处，那时，我在佛学院念书，母亲却住进了祇园寺的塔院。

佛教圣地九华山没座像样的塔，地藏塔虽有名，但整个塔身被宝殿罩着，于是，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地藏塔叫成肉身殿。祇园寺塔院建在离祇园寺很远的一所简陋的房子里，塔有五座，一塔居中，两边各有两塔。中塔最高，约两米许，是比丘塔；两边四塔分别为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塔。母亲在塔院边搭建了一间草房，母亲就住在草房里，而厨房、客厅就只好借用祖师们的地盘了。

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我总会去塔院陪母亲一块儿过。没有住处，我就在沙弥、优婆塞两塔之间支撑起一个平台，算作床，于是，我有了自己的一方小天地。第一晚上我怎么都睡不着，我很害怕，整个塔院黑幽幽的，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母亲为我点亮蜡烛，也点亮了我的心。母亲说：“别怕，祖师们不会吓你的，跟祖师睡在一起，他们会加持你的，你会越来越有智慧。”我说不准祖师们给没给我智慧，反正后来我睡得很安稳。每天，我在母亲的大悲心经声中醒来，我赖在床上看祖师塔前的香火袅袅，升腾弥漫。满院的香气，预示着今天全是好心情。

不知是哪一天，一记者来到塔院。记者心地太善良，当她看到塔院里的生活，禁不住流下了许多天真的眼泪。当时，对她的多情我很不满，我认为她的眼泪干扰了我的平静与快乐，而她辩白说：“见到这样的生活，我能无动于衷吗？”

如今母亲已不住塔院了，我在佛学院毕业后，留校常住。好多年过去了，我没去过塔院。今年春季踏青，我跟着同学们满山跑，不经意地见到了久违的塔院。塔院还是老样子，寂寞而凄清，而在记者流泪的地方，开满了许多好看但又说不上名儿的花儿。

五 溪 桥

元文帝图帖睦尔在京城听说了风光旖旎、秀甲江南的九华山，

就派人画了幅九华山全图。展图一看，果然名不虚传，古刹林立，哦！好一派佛国风光。于是，他起驾南下，畅游九华。当他来到九华山脚下的五溪桥上，放眼望去，不由得感慨一番：“昔年曾见九华图，为问江南有也无？今日五溪桥上过，画师犹自欠功夫。”

我说不清自己打五溪桥上过了多少次，但每次都是坐在车上，车急如电，倏忽而过，偶尔透过车窗，瞥一眼九华的灵秀，却丝毫没有古人的心境与感受。其实，车轮下的桥，不是古人走过的路，元文帝吟咏的地方应在桥的西边。

桥的西边是望华亭，今日望华亭并不单是一亭，而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寺院，主殿两层，巍峨壮观，有点像天安门城楼。望华亭面向九华，“亭”前就是五溪河，河里有两方坍塌的桥柱，寂然而安详，想必那就是“五溪桥”了，当年的佛教信士、骚人墨客该是由此桥进山的吧？

天地悠悠，逝者如斯，前人走过的道似乎已被后人遗忘，而佛国的清泉却依然轻轻地流淌，流过“五溪桥”，流向人间。

天 花 峰

天花峰在九华山九十九峰中算不了最高，与身边狮子峰的雄劲相比，它平实得只是一座小丘。如果要我说出天花峰的具体方位，我还真有些犯难，因为我只知道天花峰在后山。

他是我近来的好友，前几年，他常住在厦门的南普陀寺，不知为什么突然离开了都市的繁华，住上了九华山天花峰的大吉祥堂。他几次邀我上山小住，我几次都失信于他，也失信于自己。终于有一天，我约了我的同学，一路逶迤向天花峰登去。同学是个比较细心的人，他准备了火柴与干粮，他说，如果今天迷路山中，我们就只